世界依旧分裂,但奥林匹克的瞬间不朽

□ 李南飞

尽管分歧与冲突仍是疫情下世界的常态,但奥林匹克所铸造的闪亮瞬间,永不消失。

如梦一般。在2月份的北京,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2897名运动员齐聚五环旗下,超越国界与宗教,彼此尊重,彼此鼓励,怀着对体育精神的尊重,共同奔向“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创造了2项世界纪录、17项奥运纪录和3个历史最高分。

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你们不仅彼此尊重,还相互支持,即使有的地方因为冲突而对立,但你们彼此拥抱。你们克服了这些分歧,证明了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面容,无论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在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里人人平等。

奥运会团结的力量,比那些试图分离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你们给和平提供了一个机会,愿你们树立的团结与和平的榜样鼓舞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

闭幕式播放的短片闪过了许多奥运瞬间,比如俄罗斯选手布罗夫拥抱着乌克兰选手阿布拉缅科,两人一同笑着望向天空。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中,阿布拉缅科与布罗夫分别取得银牌、铜牌。他们是老朋友了,四年前,他们曾分获这个项目的冠季军。

“我只是真情流露,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我不关心他的国籍,在这里他只是一个人,是一位令我敬佩的运动员。”阿布拉缅科在赛后说。

2月21日,各国选手告别北京,返回各自家乡。仅仅一天后,全球政治的局部冲突骤然升温。

通过体育让世界更团结,是现代奥林匹克延承百年的愿景与努力。1931年,69岁的顾拜旦在回忆录中追忆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通过克服“错综复杂的外交难题,个人的小小阴谋诡计,必须宽容的敏感,易受损害的虚弱,暗中设下的陷进”,一路前行。

尽管分歧与冲突仍是疫情下世界的常态,但奥林匹克所铸造的闪亮瞬间,永不消失。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颁奖

最后一舞

肖恩怀特的最后一跳失误了,但全场响起了掌声。泪水在肖恩眼眶里打转,他大口喘气,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周围人呼唤着他的名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让你们看到我哭得那么难看。”

这是传奇单板滑雪运动家肖恩·怀特的最后一舞。他今年35岁,参加了五届冬奥会,获得了三枚金牌。如今,与他同场的选手都不过20岁上下,最年少的还不满17岁。“我真想掐自己一下,确定一下在我这把年纪,还能站在冬奥会的舞台上是不是真的。”他说。

在北京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中,肖恩在最后一轮挑战最高难度的反脚1440,以此冲击领奖台。肖恩非常清楚,这个在训练中仅成功过一次的动作,在比赛中完成需要运气:“我尝试的这个动作很有可能让我受伤,但今天我的打算就是做一些‘恐怖’的事情,然后祈祷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四年前,他曾依靠最后一跳的超高难度动作逆转夺金。但四年后,他觉得自己的腿不听使唤了。“可能是体能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紧张。我知道我的腿没法活动自如,但我还是决定最后一趟去挑战高难度动作。”他说,“没关系,都结束了。”

肖恩拥有获得最多世界极限运动会金牌和最多冬奥会单板滑雪金牌的纪录,也有着现役滑雪运动员最多的伤病:膝盖、脚踝、手腕多次手术,还有先天性的心脏血管畸形病与哮喘。“我的一生都被认为有点像超人,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怎么能做到这些。我为此骄傲,但作为一个人,这付出了代价。”他说。

这块金牌最终被23岁的日本选手平野步梦获得。这是他们第三次在奥运决赛中相遇,在两枚银牌后,平野终于摘金。“年轻选手曾紧紧跟在我身后,看到他们最终超过我,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想看到的。”肖恩笑中带泪地说。

比赛结束后第二天,肖恩宣布正式退役。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决定:“有一天乘缆车上山训练,我看着巍峨的山峰逐渐向我靠近,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安安静静,夕阳正从远方射过来,就是那个瞬间,我意识到,是时候了,是该到我退役的时候了。”

平原上的奥运纪录

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男子速度滑冰1500米的奥运纪录,已经被保持了20年。2月8日,在“冰丝带”的赛场上,这一纪录被第十组出场的荷兰选手托马斯·克罗尔以1分43秒55打破。

7分钟后,他的队友、32岁的凯尔·内斯就又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将成绩提高了0.34秒,成功卫冕该项目。

“我简直不敢相信。尽管我一直有这样的梦想,但我并不像四年前那样自信,”他说,“当我听到克罗尔的成绩时,我就觉得我要赢他是非常难的。”

内斯的成绩,离不开他出色的对手、韩国选手金珉锡。速度滑冰两人一组出赛,再对所有选手的成绩进行排位。也就是说,你身边的对手越出色,你可能发挥得也越出色。

第一个弯道结束,金珉锡领先于内斯,在700米处,内斯提速反超。进入最后300米,内斯再次提速,时速超过了克罗尔刚刚创造的新纪录。而紧跟在内斯身后的金珉锡,也在当天获得了铜牌。

内斯也是速度滑冰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2019年3月,他在盐湖城创造了1分40秒17的世界纪录。

速度滑冰13个项目的世界纪录,12个都是在寒冷的高原城市创造的,比如美国的盐湖城和加拿大卡尔加里。但在2月11日的“冰丝带”,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普尔首次在平原城市北京创造了男子一万米速滑的世界纪录。

马格宁的快乐视频

两个后空翻,顺着大跳台一滑而下,最后再以轻松的侧躺姿势着陆收尾。这把坡面当作滑滑梯的动作,完全无法在滑雪比赛中取胜。不过,西班牙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蒂博·马格宁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试雪时,将这些动作拍成了视频,以传递自己的快乐。

这段视频在社交上走红,此后发生的事,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惊喜:“我可能从中国粉丝中收到了两千多条消息,大多数还都是用的西班牙语,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每一条消息都非常暖心,篇幅很长,所有都是积极的内容,他们真的太好了。除了信息还有20到30张关于我的画作,这一切都太棒了。”

尽管马格宁并未在本届奥运会取得出色的成绩——他是首个参加自由式滑雪的西班牙人,但从他的社交媒体上看,他真是非常快乐。他拍下了开幕式的烟花、火炬和欢乐的人群,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夜晚”;他发了几张自己在空中翻腾的视频,说:“经历过生命中最艰难(他在去年做了左膝手术)的一年后,我觉得能站在这里就已经是一枚奖牌了。尽管有一些不足,但我在这里获得了非常多的快乐,这就是我的目标!四年见分晓!”

马格宁送了一副滑雪板给赛场志愿者,“看我的中国朋友和他的滑雪板”,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又将自己的另一副滑雪板写上名字和“free skiing”,留在了奥运村。

“欢迎再次来中国。”他的中国朋友对他说。

“我一定会回来的。”他回答道。

享受第五次奥运之旅

与肖恩一样,美国单板滑雪名将琳赛·雅各贝利斯也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与肖恩不一样,尽管琳赛已经拥有十枚世界极限运动会金牌和六枚世界锦标赛金牌,但36岁的她从未获得一枚奥运金牌。

从2006年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赛首次亮相冬奥会以来,琳赛出现在每一届这个项目的决赛中。2月9日,在北京冬奥会上,她成为了最年长的冬奥单板滑雪项目冠军,也成为美国最年长的冬奥冠军。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赛是一项高强度对抗、高风险的竞速类雪上项目,成员以4-6人成组,集体出发,在雪道中通过跳台、凹槽、波浪道、断崖、半壁等一系列障碍,允许适当身体接触,比拼谁最快抵达终点。

琳赛曾因误判而在最后一个跳跃前丢掉领先优势,错失唾手可得的都灵冬奥会金牌,又在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上滑倒,无缘奖牌。但对于北京冬奥会,琳赛坚决地说:“这绝不是一次弥补遗憾的救赎之旅。”

“我没有那种救赎自己的想法,我只是想好好享受比赛,享受我的第五次奥运之旅,”她补充道,“我每天醒来的时候,会觉得今天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但我不是很在乎。这一切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如今的女性选手水平比16年前高了一大截。所以我感觉,只要能进决赛,我就是赢家了。”

与这个世界上许多优秀的运动员一样,琳赛证明了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年龄能够屈服于人的意志。当她第一个通过终点线时,她舒朗的笑容就像云顶滑雪公园的雪山那样开阔。她知道,经过了20年,她终于可以称自己为奥运冠军了。

一个参赛名额

本届冬奥会也诞生了第一位获得速度滑冰冠军的黑人女性,美国选手爱琳·杰克逊。取得女子500米速滑冠军后,她流着泪拥抱了她的队友布列塔尼·鲍尔。在奥运选拔赛中,杰克逊因为摔倒而失去了参赛资格。在选拔中获得第一名的鲍尔主动提出,放弃自己的该项目名额,让杰克逊参赛。

比赛当天,鲍尔第一个向杰克逊表达了祝贺。杰克逊则对着镜头说,“我想,全世界通过我,看的是鲍尔。她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是美国速滑队的领袖,是一位了不起的朋友。”

33岁的鲍尔是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获得过8枚世锦赛金牌。她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一枚铜牌。她与杰克逊都来自温暖潮湿的佛罗里达,开启了速滑这个冬季项目的运动生涯后,她们都曾搬到寒冷的城市居住。

“这多酷啊!两个来自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女孩,在世界另一端的冰上,挂上了奖牌!”杰克逊说。

一张合影

花滑比赛的赛后传统:花样滑冰表演滑在首都体育场上演。在这场不计分数的自由表演中,选手们往往会各出奇招展现自我,将喜悦与感谢之情,传达给观众。他们或是扮演阿拉丁神灯、神奇女侠,或是模仿复古健美操、拳击比赛,或是以《天使》《春来》《圣母颂》这些曲如其名的作品,表达内心的情感,还有选手展示了比赛中不会出现的后空翻动作。

选手们在花样滑冰表演滑结束后与“冰墩墩”互动

单人比赛结束后,所有选手都以各自的招牌动作返场,齐聚中央,伴随着《A Bright Future with You》的音乐起舞,作为一个共同体完成谢幕表演。那一刻的冰场上,选手们击掌、即兴合作、拥抱、合影,向彼此表达爱与尊重。

北京冬奥会的这张合影,在历史中,会是一个怎样的时刻呢?(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